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

七

蘇軾詩集

PDG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五

投贈

詩二十七首

贈孫莘老七絕

隨詩案云熙寧五年作詩與孫莘老時事多不便更不得說說亦不盡也

嗟予與子久離羣

隨曰札記子夏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耳冷心灰

百不聞

匣曰耳冷見前注又莊子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

舉白便浮君

匣曰劉向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醵者浮以大白吳都賦出蹕

浮醵動以千百里蘇巷飲飛觴舉白注行觴如飛大白杯各有犯今者舉而罰之

禮記投壺若者是者浮爾雅云浮罰也

天目山前淥浸裾

次公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州安吉縣天目山三萬六千尺父老云發

渡難及辟水災天目海陵山為第一而水經浙江水出吳興郡於諸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連疊西臨後關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雙鳳林按王存九域志湖州南至杭州界首十五里故天目山於寰宇記則係之湖州於水經則係之於諸而於僭

歸屬杭州蓋與湖州接壤也

碧瀾堂下看街

作堤捍水

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

段公曰先生卒杭以開運蓋何至湖其言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謂於此可以為堤而事不在已按寰宇記云苕水出自浮玉山又云霅水苕水之別名深不可測中多鯿魚而太湖載在常州云禹貢謂之震澤周官謂之具區史記謂之五湖從湖州長興縣界北入常州晉陵界又入無錫縣界晉陵之東入蘇州吳縣界周回六百五十里而九域志於潤州云西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常州七十四里此所謂苕溪之入太湖且矣

夜來雨洗碧嶺岼浪湧雲屯達郭寒

段公曰選詩岼嶺復嶺岼又云雲屯

聞有弁山何處是為君四面竟來看

段公曰弁山在烏程縣界也周處云今作友弁之弁

夜橋燈火照溪明欲放扁舟取次行

暫借官奴遣

吹笛明朝新月到三更

段公曰溪應是前篇所謂苕溪也

下云霅者四水激射之聲蓋四水合為一溪也曰苕溪曰前溪曰餘不溪曰霅溪也

三年京國厭藜蒿長羨淮魚壓楚糟師川曰書禹貢淮美噴珠暨魚

今日駱駝橋下泊恣看脩網出銀刀次公曰駱駝橋唐垂拱元年造

以形似駱駝背名之劉禹錫詩曰駱駝橋上嶺風起鸚鵡杯中若下春杜詩出網銀刀亂

烏程霜稻襲人香次公曰烏程是湖州縣名案字記曰古烏程能醞酒故以名縣而又拍酒為烏程按

張景陽七命之言酒曰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而李善引盛弘之荆州記曰綠水出豫州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為酒

極甘美與湘東鄒湖酒年嘗獻之釀作春風雪水光次公曰雪水已具前注按寰宇記此專在長興

縣之雪水條中而茗水在安吉縣太平一水二名之所經歷而皆是湖州耳時復中之徐邈聖魏志徐邈為尚書郎時科酒禁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尉趙達問

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曰太祖太祖其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耳竟得免後文帝見邈問曰頃復

中聖人不對曰昔子反釃於陽穀御叔罰於飲酒臣嘗同二子不

能自懲時母多酌我次公狂厚曰西漢蓋寬饒字次公為司

復中之皆實寬饒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之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酌我之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去年臘日訪孤山曾借僧窓半日間次公孤山在杭州見前卷先生

臘日遊孤山訪不為思歸對妻子道人有約徑須還勸思二僧詩注

至秀州贈錢端公安道并寄其弟惠山老

鴛鴦湖邊月如水孤舟夜傍鴛鴦起平明繫纜石

橋亭慚愧冒寒髯御史次公曰指言錢安道也安道嘗再而為御史故耳結交最

晚情獨厚論心無數今有幾寂寞抱關歎蕭生次公曰

前漢蕭望之傳霍光秉政王仲翁與蕭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

上官桀等謀殺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先露索去刀兵兩吏

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曰不願見於是光不用望之而仲翁

至光祿大夫望之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傳呼甚寵頃謂曰不

肯碌々反抱關為耆老執戟哀揚子厚曰前漢楊雄傳贊云

望之曰各從其志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嘗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惟

傾人主而推三出不徙官及莽時以耆老久轉為大夫蓋黃門郎

掌守門戶故執戟怪君顏采却秀發次公曰楚詞

云執戟殿場長沙投賈

文采秀發

無乃遷謫反便美天公欲困無奈何世人共

抑真疎矣毗陵高山錫為骨陸子遺味泉冰齒

公曰毗陵常州也高山即惠山也陸子陸羽也羽善煎茶次弟水品以無錫惠山寺石泉為第二包吉贈劉尊師詩曉漱瓊膏冰齒寒

○祖謙曰韻語陽秋云汝州之治諸井皆以夾錫鐵鎮之每井率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癰

夾錫錢所以制沙土也因思無錫惠山泉清甘中於二浙者以有錫也賢哉仲氏早拂衣占

斷此山長洗耳厚曰晉孫楚曰所以枕流漱洗其耳山頭望湖光

潑眼山下濯足波生拍儻容逸少問金堂隨曰許謫常遺義之

書云自山之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在焉義之自為之傳記與杭康留石髓

援曰杭康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康疑而為石烈數曰叔夜志趣非常而不遇命也

### 贈治易僧智周

寒牕孤坐凍生餅刺曰唐鄭榮詩餅餅結柱礎尚把遺編照露螢

陳曰車胤以練囊盛螢火照書讀閣東九師新得妙厚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文中子

云九師與而易道微○次公曰晉書翼傳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出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大

平然後議其任耳退之詩春秋五傳東高閣夢吞三畫舊通靈接曰吳震翻立

郡吏陳挑夢臣與道士相遇布易六爻撓其三以斷絃掛壁知

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音喪師與契嵩高深相知時已逝矣鍾子曰伯牙鼓琴志在泰山

身不復鼓揮塵空山亂石聽厚曰生法師講經人無信者乃

頭齋罷何須更臨水接曰晉書佛圖澄嘗齋時至流水則

腹中自有洗心經此洗心退藏於密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釋之也

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

歎樂天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今年一線在

那復堪把玩杜詩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歲時

困柳子厚書曰悲人出世越不過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欲起強

持酒故交雲雨散云故人雲雨散惟有病相尋空齋

為老伴白居易詩病與樂天蕭條燈火冷寒夜何

時旦晁曰霜威扣牛角歌倦僕觸屏風續曰陳萬年病召

下語至夜半咸饑語嗅空案數朝閉閣卧霜髮秋蓬

亂如飛蓬傳聞使者來策杖就梳盥書來苦安慰

不怪造請緩大夫忠烈後驥曰段大尉謚曰忠烈朱泚反

休並賊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源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

此而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頭爾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

臂自捍才中其額高義金石貴要當擊權豪未肯覲衰

儒此生何所似暗盡灰中炭歸田計已決此邦聊

假館三徑粗成資

續曰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性廉述各不出。

師曰陶潛傳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

一枝有餘煖

續曰莊子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願君

更信宿

續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庶奉一笑粲

又公曰公羊曰軍人粲然皆笑

喬太博見和復次韻答之

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

任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半上列子楊朱曰百年

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矜抱以健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須盡覺見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其間迂憂樂歌笑雜悲歎顛倒不自知直

爲神所玩頃更便堪笑萬事風雨散自從識此理

久謝少年伴逝將遊無何

無何有之卿

豈暇讀城

旦

續曰西漢竇太后好老子書乃問轅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園擊虱

非才

更多病二事可并案

堯卿曹鼎詩烏桓孔融嘲之曰大將軍使征蕭條海外昔蕭慎不真焉失

丁零以無蘇武牛羊可并案也○子仁  
子孟浩然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  
愧煩賢使者弭節整

紛亂子仁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瀛海  
喬侯瑚璉質子仁

子謂子貢曰汝器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清廟嘗薦盥厚主清廟祀文王也  
易曰觀盥而不薦奮鬣

百吏走坐變齊俗緩名傳新規事右曹掾吏皆移病困博

奮鬣奮鬣幾凡曰蘭齊兒欲以此為俗耶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

門又救功曹官屬多衰衣大裾不中節要自今掾吏衣皆今去些

寸數年大改其俗相訾未遭甘鵲退援曰左傳六鵲退並進取魚

貫厚曰易魚貫以宮人寵○次公曰並忽而進則取每聞議論

餘凜凜激貪懦厚曰孟子聞伯夷之風莫耶當自羅

莊子曰大冶鑄金三躍躍曰我必豈復煩爐炭便應朝抹

越未暮制燕館續曰顏延年天馬賦旦制幽燕書抹胡為

守故丘眷恋桑榆暖次公曰唐明皇續詩今為君叩牛

角一詠南山粲

續曰甯戚候齊桓公出扣牛角而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裋褐布衣才

至爵從容飯牛至夜半長夜漫々何時旦

### 二公再和亦再荅之

寒雞知將晨饑鶴知夜半

次公曰雞知將晨鶴知夜半出淮南子

亦如老

病客遇節嘗感歎光陰等敲石

北山曰白居易詩蠅牛角爭何事石火光中寄

馳過眼不容玩親友如搏沙放手還復散羈孤每

自笑寂寞誰肯伴元達號神君

晉僧史喬智明字元達

二縣愛之高論森月旦

續曰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俗

有月旦紀明本賢將

段暉之本特家又續曰段暉字紀明為護羌校尉第討西羌其有威名在邊十餘年

未嘗一日替寢與將士同苦故人皆樂為死戰

汨沒事堆按

次公曰杜康書堆按滿前欣然肯

相顧夜閣燈火亂盤空愧不飽酒薄僅堪鹽雍容

許著帽不怪安石緩

溫見留之曰令司馬着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能使取情

溫進其見重安者如此

雖無窈窕人清唱弄珠貫

溫曰禮記樂二

貫珠然端如

幸有縱橫舌

溫曰戰國時從人橫人俱以取名

說劍起慵

懦

溫曰莊子有說劍篇

一豪沉下位

厚曰劉伶酒德頌一豪侍側焉如螟蠃之與螟蛉

暗

火埋濕炭豈似草玄人

援曰楊雄草大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嘿嘿老儒館

行看富貴逼

溫曰周武帝謂楊素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曰臣恐富貴來逼人臣無心於富貴

炙

手借餘煖

厚曰唐元載為相有相有相者四人重灼中外人為之語曰卓李鄭薛炙手可熱

勢絕倫而杜田補遺引唐史遺事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應念苦思歸登

樓賦王粲

次公王粲以西京樓亂乃避地荊州依劉表因登江陵城樓懷歸而作登樓賦

贈王仲素寺丞

名景純

養氣如養兒

溫曰老子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次公曰醫經云欲養兒慎風也

弃官如弃

泥厚曰莊子奔肆者如奔泥塗

人皆笑予拙事定竟難迷歸耕獨

患貧問予何所齊尺宅自足芘寸田有餘畦厚曰黃庭

經寸田尺宅以治生兩眉間為上冊田心為終宮田膝下二寸為下冊田明珠照短褐子仁曰詩被褐

玉陋室生虹蜺雖無孔方兄續曰唐虞著錢神論云親之如兄字曰孔方顧

有法喜妻接曰維摩詰言法喜以為妻彈琴一長嘯不答阮與嵇

援曰孫登好讀易撫一絃琴住宜陽山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阮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將二年間其所圖終不答。續曰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懷神導氣之術登不應籍因長嘯而退曹南劉夫子次公曰劉夫子宣劉

真利乎先生在惠州時有書與宜翁咨問道要自以為柱門屏居曾中廓然實無荆棘有受道之質可以付授且曰或有外冊已成可助梨棗者空室不措分惠其書具在此陵後集。堯卿曰名與

劉安世待制字器之曹南人得養生煉丹術公賞師之

子政齊家有鴻寶書續曰劉向字子政父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苑祕書言神仙使鬼物

為金之術向勿而不鑄金裹蹄厚武帝紀大始二年二月詔讀誦以為奇獻之

讀誦以為奇獻之

龍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澤注水出天馬泰山見黃  
金且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裏蹄以協瑞焉

促膝問道

要遂蒙分力圭

癸曰退之詩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教  
病身。爾本草九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

十上之一堆

如括桐子大不忍獨不死尺書肯見梯

次公曰子孟簡告  
韓退之曰我得

秘藥不可獨不  
死今遺子一器

我生本彊鄙少以氣自擠孤舟倒江

次公曰退之送無本師詩云  
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

河赤手攬象犀

次公曰退之送無本師詩云  
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

年來稍自

笑留氣下暖臍苦恨聞道晚意象颯以凄空見孫

思邈區區賦病黎

癸曰唐無難得惡疾從孫思邈  
問養生之道作病藥賦以自悲

余去金山五年而復至次舊詩贈贈寶覺

長老

癸曰按年譜先生熙寧七年自抗移密至  
元豐二年已未自徐移湖州首尾凡五年

誰能斗酒博西涼

厚曰後漢王允字伯師以葡萄酒  
一斛遺張遂即拜允涼州刺史

但愛

齋厨法鼓香舊事真成一夢過高談為洗五年忙

清風偶與山阿曲明月聊隨屋角方稽首願師憐  
父客直將歸路拍茫茫師曰淮山警策云一朝卧疾在牀  
衆苦荼蘼前路茫茫未知何往

贈惠山僧惠表

行遍天涯意未闌洪父曰成都古今記天涯石在大  
東門內昭覺寺相對高六七十尺將心

到更遣人安次公曰傳燈錄惠可謂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  
與安曰將心來與汝安曰吾見心了不可得師曰

我與汝安心竟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次公曰案  
嚴經事亦見傳燈錄

歌枕落花餘幾片閉門新竹自千竿客來

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次公曰盧橘楊梅二果  
各上林賦曰盧橘夏熟

黃柑橙橘枇杷檳榔唐子西作李氏山園記言園中鹽  
橘為特盛世說孔融拍楊梅戲謂楊脩曰此君家果耶

贈錢道人

書生苦信書次公曰孟子曰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世事仍臆度不量力

所負輕出千鈞諾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作不知

幾州鐵鑄此一大錯（陳曰北夢瑣言羅紹威以魏博牙兵驕甚盡殺之遂為梁朱溫所制乃謂

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二縣鐵鑄一個錯不成我生涉憂患常恐長罪惡淨觀

殊可喜脚淺猶容却而况錢夫子萬事初不作相

逢更何言無病亦無藥（厚曰傳燈錄一鉢歌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真如應觀性

贈黃山人

面頰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厚曰杜詩項石藤梢元自落

荷天枯骨倦遊不擬談玄牝（厚曰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見來枯

病何妨出白鬚（厚曰維摩詰以方便示病而說法絕學已生真定惠

（厚曰老子絕學無憂辨書有戒定惠說禪長笑老浮屠（厚曰浮屠學佛之人也

若肯二年住親與先生看藥爐

贈袁陟

虎剛曰字世弼豫章人自號遜翁有集十卷嘉祐間終秘書丞

是身如虛空

次公曰維摩經云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又云平等如虛空

萬物皆我儲

胡為強分別

次公曰維摩經又言仁者強生分別

百金買田廬不見袁

夫子神馬載兄輿

輿曰莊子假使化子之兄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以乘之豈更駕哉

游乎

無何有

厚曰莊子游於無何有之鄉

一飯不願餘

次公曰柳子厚贈江華長老詩云一飯不願餘跣趺

便終夕

官湖為我池學舍為我居何以遺子孫

子

曰後漢沈氏傳劉表謂龐公曰先生若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

此身自遽條

次公曰遽條

孫之義有二有言曰柔者又云能仰而不能俯則因語遽條蒙繆是已有不獲竹席則詩云遽條不鮮是已今義未審

薰

風暗揚柳秋水靜芙蓉應觀我知子不怪子知魚

隱曰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贈章默

并叙